

## 爱哭的母亲

◇武秀红

我结婚时,母亲不同意。说我和男友性格不合,文化水平差太多,将来不会幸福,但我执意要嫁。我开始和母亲冷战,甚至几周不说话。在父亲的劝说下,母亲终于默许了,但她决定不给我预备嫁妆,以惩罚我的一意孤行。

送嫁妆那天,母亲却让妹妹从她的柜子里拿出四个包裹,原来她早给我准备了嫁妆。嫁妆摆了一床一柜,母亲看着我的嫁妆,一样一样地抚摸着,对来帮忙的亲戚说:“这些东西我给二姑娘很早就预备下了,去商店看见漂亮的被面我就给她买一个,看到好东西时就想给她买回来,想着出嫁那天给她包在包裹里。谁不想打扮女儿呢?做妈的又有哪个不想看到女儿结婚那天呢?你们也知道我不同意这门婚事,因为我的姑娘我最了解,她心性高,可她对象才小学毕业,配不上我姑娘。我横扒竖挡她不听,非要往这火坑里跳——”

母亲再也说不下去了,啜泣起来。起初声音很小,后来就抑制不住,浑身颤抖地哭出了声。

我第一次看见母亲哭泣,她哭得那么吓人,好像世界末日来临似的无助和绝望。生活的艰难和不公没有让她哭泣过,她却为我哭了,哭得那么悲伤。她不同意我嫁人,我原本以为她是想把我留家里多帮她干两年活。原来我全错了,母亲是疼我的,她给我准备了那么多的嫁妆,准备了那么久。她竟然认为我是最好的,对象配不上我!我好吗?这些年她总是数落我,从没有这么夸过我啊。

那晚,我想了很久,一想到母亲的哭泣,我就心如刀绞。也许母亲是对的,但我爱那个人,我要跟他结婚,即使将来真如母亲所言不

幸福,我也要嫁一回。

婚礼如期举行,接新娘的车等在门外。北方的姑娘出门子,母亲要给姑娘煮碗荷包蛋。母亲从厨房端来一碗热腾腾的面条,上面卧着两个荷包蛋。她说:“你要出门了,从今年起,你就再也不是姑娘,而是媳妇了。天堂的媳妇也没有地狱的姑娘享福。要收敛脾气,跟婆婆家人好好相处……”话没说完,母亲就突然泪如泉涌,端着面的手抖个不停。

母亲的眼泪让我揪心地难受。有那么一刻,我真想脱掉婚纱,不结婚了。不为别的,就是不想让母亲哭泣,就是想做一个母亲想让我成为的人。哪怕再艰难,我也去做。

亲戚劝母亲说:“姑娘出嫁都是姑娘哭,你哭啥?快别哭了……”他们把母亲拥到后屋。我隐约听见母亲呜咽着说:“我舍不得她啊,我二姑娘最能干了,却嫁了那样的人家……”

我当时在心里暗暗发誓,我一定要把日子过好,让母亲别担心我,让母亲将来以我为荣。

生活却跟想象有天壤之别。我的婚姻不幸被母亲言中,婚后第三年我想离婚。把这想法跟母亲说了,当初那么不同意我结婚的母亲却勃然大怒。“不行,离婚的女人会被人看不起,以后的日子你还咋过?你还活不活了?孩子怎么办……”母亲说着,眼泪突然夺眶而出。

在15年前,离婚的女人会被人指脊梁骨,这辈子别想抬头。母亲是在哭我今后的悲惨。我又在心里暗下决心,这一次,我会走一条自己的路,一定不再让母亲操心。

我执意离了婚,没敢回家,去外面打工。

打工之前,偷偷地把儿子送回了父母家。年三十儿,身边的同事朋友都回家过年了,唯独我孤零零地待在公寓里,鞭炮此起彼伏地响着,对面楼上谁家的窗玻璃上贴着窗花,那是母亲每年过年时都会贴的小东西。

我想家了,想母亲,想父亲,想儿子。就算被她责骂一顿,我也想打个电话,听听家里的声音。我忐忑地拨通了电话,竟是母亲接的。听到她“喂”了一声,我没敢吱声。母亲停顿了一会儿,忽然哽咽着说:“是二鬼吧?你死到外头不想你妈啊,你儿子妈给你照顾得白白胖胖的,你赶紧滚回来吧,你爸等你回家过年呢……”

日子虽然艰难,但一步步终于朝好的方向发展。而年轻时坚强的母亲,却越来越爱哭了。

我得了第一笔稿费,请母亲来我所在的小城,带她去商场,对她说:“妈你喜欢啥衣服,二姑娘给你买。”她的眼睛湿润了。我买了房子后接父母来住,对母亲说:“你姑娘再也不用租别人的房子了。这房是你姑娘的,你想啥时候来就啥时候来,将来老了想跟我住就搬来,咱们在一起住一辈子。”母亲眼圈红了,转身抹眼泪。前年我给她换了超薄型电视,她哭了。她说没想到这辈子还能享着二姑娘的福。年前她换房子,我给她钱让她装修,她又哭了,她说你的房子都没咋装修,给我钱干啥。我把报纸上刊登我写的文章给她看,她还是哭。她说,二姑娘,以前的事你都记着?

我都记着,母亲对我的好我都记着。我会记一辈子。我希望母亲健康,长寿,让我有机会多孝顺她,再多孝顺她。



## 爷爷的烙饼

◇鹤山区 郭晓东

挂了电话,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息。现在,我得用很大的声音说话,爷爷才能听清,而一年前还不是这样——爷爷真的老了。

爷爷现在一个人在老家。两年前奶奶去世了,家里人都强烈要求爷爷换个环境,要么来我家,要么去大伯家。可是,在大伯家还没住几日,执拗的他还是悄悄回到了老家,他习惯在老家的生活了。

爷爷的生活很有规律,老早就起来溜达,和附近村子的老人一起锻炼身体。约摸到六点左右便回家做饭,通常是小米稀饭,外加几块豆腐乳,一个馒头。早饭过后,他照例是拿着马扎坐在村戏台那里的向阳角落和老友聊天。

这两年,我回家的次数明显多了。只要放假,必定回去看爷爷。但每每都很匆忙,总不留夜。一到戏台附近,爷爷看到我便麻利地收起马扎和我并排回家。一路上没有太多的话,只是一个劲儿地埋怨我没事乱跑,虽然他此时很高兴。

家里院子很干净,只在秋天才会有少

许落叶,屋子里里外外收拾得也很整洁。爷爷往往都是先和我聊一会儿话,问问我的近况,便让我找同村的伙伴聊天。而他在家做饭——他曾经在工厂当过多年的“司务长”,厨艺很好。

在老家的时候,午饭多数是水饺,因为我爱吃。吃饭时,爷爷只吃一碗,之后便看着我酣畅地把其余的水饺送入腹中。有时,他也会炒上一两个菜,我们爷孙俩喝上几盅。饭毕收拾过后,我便习惯地骑车返城了。

去年秋收,我回家收玉米,由于忙到很晚,爸妈便让我留在家中,以待第二天继续干活。那天,爷爷烙了饼,很厚的葱花大饼,很香。奶奶在世时经常给我们烙,那时我可以一口气吃好几张的。可是,爷爷那时是不会的呀,什么时候学会了呢?

干了一天的农活,吃过饭,我很快便睡着了。半夜,我突然被唤醒了。昏黄的灯光里,我依稀看到爷爷兀自抽着纸烟,地上满是烟蒂和烟灰,他的面前分明摆放着一张厚实的烙饼……

## 野草莓

◇新区 李艾叶

园子里的杏树刚泛青,鼓起的小芽还没裂开,水果摊前就挤满了红扑扑、水灵灵的草莓,惹人喜爱。儿子嚷嚷着要吃草莓,可价格牌上的数字让我望而却步,思忖再三,我编了一段“野草莓”的故事敷衍过去。

其实,“野草莓”也不是杜撰。在黔东南一个小县城,我度过了我的童年及少年。像儿子这样大的时候,食不果腹,满山遍野的果子都是美味,“蛇浆果”便是其中之一,学名“蛇莓”。

每年春夏之交,山坡背阴潮湿的阶砌下或低矮灌木林里,密密麻麻地长着一种嫩藤细蔓,在盔甲般的鳞片层层叠叠覆盖的绿叶之下,隐隐约约乍现粒粒红色的果实,大小如拇指肚,表皮并不光滑,螺旋状排布着星星点点钉状的突起。小心地剥开紫红外皮,便露出里面雪白的瓤,轻咬一口,软绵绵的果肉和淡淡的青草味道便滑入舌尖,齿颊留香。更多时,浆果来不及剥皮便被塞进嘴里,滑到喉咙口、吞到肚子里。小手沾着苔藓的绿、泥土的黑、浆果的红,别有一番美。

这一切,对儿子来说有着极大的诱惑,但他只是懵懵懂懂地喜欢,尚不太懂大自然的美。

有一年去黄山,途中经过成片的水田。刚插过秧的稻田里,几只白鹭在垄埂上闲庭踱步,稍有动静,便扑棱着翅膀惊起,飞得并不高,旋转一圈又落在了不远处。正值仲春,蓝天白云、绿毯碧水撩发诗意,我将杜甫名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说与儿子听,儿子惊喜得哇哇大叫。大自然的气息透过感官如此真实地融入我们的身体,那一刹那,我们仿佛与大树、青草一同呼吸,时隔多年仍让我记忆犹新。

在钢筋水泥、高楼林立的城市“蜗居”着,人真的变得很渺小。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谁会为这个已悄然而至的春天把脚步放慢?我们消耗殆尽的何止是生命里每一个春夏更替,还有我们对世间万物的知觉。

“明天去爬山!”我打电话给孩子他爸。电话那头传过来的声音“呼呼”地震耳,“不行!儿子得去上辅导班。”

## 又盼周末

◇淇县 杨开亮

等不及  
斜阳落山  
月上树梢  
外出的鸟儿  
争相归巢

鸟巢的心情  
随之温暖而快活  
当饭桌也成为  
令人捧腹开怀的剧场  
那锅碗瓢盆的交响乐  
怎会不让人眷恋怀念

毕竟  
无论高贵与贫贱  
没有哪个巢儿  
情愿让一颗心  
始终空落落的

已上高中寄宿在校的儿子  
一吃完晚饭就腻歪在床  
似乎学校总是欠亏他的觉睡  
此刻却躲在被窝里假寐  
用手机QQ聊天偷着乐

为家庭情愿把心操碎的妻子  
斜倚在床  
手里正飞针走线  
用十字绣勾画着《清明上河图》  
眼角的余光时而被荧屏里  
红红火火的《非诚勿扰》所勾引

眼已花耳已背的耄耋娘亲  
独坐在外客厅的沙发上  
眼睛微眯,神色安详  
经历无数艰涩晦暗的夜色  
神明已悄然抵达她的心灵

我这个所谓的朝歌歌者  
悠游在淇水里的一叶扁舟  
竟误入淇国深处  
那一片绿竹天桃的淇奥  
让我沉醉其中无法自拔  
天天说着吃语  
和《诗经》对话

